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七

宋 衛涇 撰

繳劉伯震換武職奏

臣竊謂武階從横初為重非有功不遷遷領至戎團二級

在右列最為華要無事者當愛惜以重名器若建功立

業文臣亦許換授所以激勸之其尤不可授非其人也

臣近者伏見劉伯震奏聖旨換武除環衛官繼而授武

翰林院印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大夫遥郡團練使臣初謂中興諸將之家例許換武已
嘗書行退而詢之公論稽之令甲則有甚不然者伯震
爲劉光世親孫不可謂非名將之後但其人姿禀輕浮
趣向凡下不紹前烈習成驕騃識與不識目爲劉俛此
非美名也伯震偃然居之曽無愧悔嘗得湖州倅即爲
臣僚繳駮自是由祠禄倅嚴陵夤縁再任前後別無履
歴儻其有志事功與之換武使宣勞効亦何不可臣竊
攷乾道重修中書門下省文臣換官格朝奉大夫遥郡

刺史據伯震自稱見該磨勘亦不過得武大夫惟帶職
朝請大夫以下三階方許換左右武大夫亦止遥郡刺
史即無朝散大夫換右武大夫遥郡團練使條格兼武
臣官至武功大夫自礙止法有終身不得轉行者伯震
何人輒爾超躐意猶未滿乃援楊文昌爲比多見其不
知量伯震視文昌階官雖不遠文昌三爲丞郎曾經朝
廷擢用玉音嘉奬優示襃除正任刺史是爲特恩安得
爲例至於韓杖亦有聖語襃揚猶止依格換授伯震固

臣固疑之今臺臣有彈疏乞將應奉官等黜降謂當大
明典憲以警弛慢而所降聖旨王師珪王溶各降一官
楊旦降一官罷幹辦事務人數多寡臣未敢問惟是吳
回等自劾尚奪二秩王師珪等皆有論奏楊旦者罪狀
尤著止削一階輕重毋乃有所偏乎況前日救火官兵
陛下以慈闈之重隨即第賞曾不淹時賞固所以爲勸
而罰不足示懲顧何以詔四方而厲百辟乎借曰太皇
太后聖意寛厚不欲重有誅責然賞罰之行紀綱所繫

又安可以恩而廢法乎臣不敢以代庖之嫌有所隱默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王師珪王溶照吴回等一體鐫降其楊旦再與鐫斥庶幾少慰輿議儆肅宫臣懲勸之方斯為兩得

繳榮傳艮改正狀

臣聞朝廷行法非難守法為難法之所在行之果而守之堅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能行於一時而不能守於異日則將啓人之玩心而不知懲創矣諸事已經斷

丙理訴者一年内聽乞别勘三年聽别定其經勑斷者
詰闕進狀此法也今滎傳辰嘗任蕭山知縣在任以不
法取勘曾經伏辯准勑比加役流贓罪追毁出身以來
文字除名勒停則是法已行矣傳辰既丙申訴亦嘗詰
闕進狀臣取索到刑部文案法寺則以爲應得别定條
法合具申朝廷行下無干礙監司照應别定條法施行
刑部則以傳辰所訴未應條法乞朝廷批狀告示據此
二説則傳辰所訴未可遽從甚明今置有司之言不問

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徐栴祠祿狀

臣竊惟御史耳目之司朝廷紀綱所係惟無私乃能體
國正己斯可律人必振揚風采砥礪廉隅然後風憲尊
嚴百辟整肅伏見朝奉郎徐栴素乏聲稱誤膺簡拔自
頃入臺凡所論奏多不厭塞物望其劾翁點也反爲點
上章詆毀指其所言率挾私意栴雖苦詞辨數訖無以
自解識者固已譏其辱臺所宜引避乃偃然自安已而

蘇師旦之敗交通之跡尤爲彰露物議甚喧亦可以言
去就矣而柟包羞居職如罔聞知累月以來一無建明
日惟覬望遷擢此其風采銷靡廉恥道喪尚足以稱陛
下糾繩之任乎近因縱容親戚販鬻私酒暨場務捕獲
動以千計付之有司公行可也乃力與庇護甚至縱令
僕廝爭奪紛競都人聚觀請囑守臣必欲釋放遂至徹
聞天聽陛下曲全事體猶敓南郡之命今因其引疾畀
以祠禄陛下所以待柟可謂厚矣而柟不自愛重上負

陛下久尸要任敗壞臺綱若不别白言之切慮中外莫
知其故反疑陛下輕去臺臣有累聖德臣愚欲乞睿斷
將徐枏祠禄指揮特賜寢罷俾之循省庶幾上以彰陛
下黜陟之公下以釋搢紳疑似之論不勝幸甚臣雖時
暫兼攝不敢隱嘿隳廢職守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讀謹
録奏聞伏候勅旨六月七日奉聖旨依

應詔論北伐劄子

臣疎賤至愚暫爾兼官猥奉明詔使得吐露與聞邊議

之重仰見陛下博盡下情憂深慮遠以圖帝王萬全之
至計臣敢不罄竭愚忠臣竊惟國家再修盟好以來邊
境晏清中外寧謐民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蓋踰四十
年于此比來敵運衰微内當多事自救之餘頗爲恭順
外知吾國飭備之謹寖生疑懼伏覩宣示類聚探報事
宜其虛實的確雖不可盡知臣妄料敵情不過因並邊
侵軼之擾多爲防備必未敢輕犯王畧自速殄亡近者
賀正使副陳景俊等回程竊知北廷嘗有文諭其詞委

曲類若退懦然觀其指意只欲求邊臣無生事盜賊不
作邊境安靜而已今探報所云修道路閱舟師點集兵
夫添置寨柵等事往往其國眎吾增戍隨亦葺備施行
未必周悉傳聞易至張皇譬之對奕彼此相應此示之
急則彼亦急此示之緩則彼亦緩如邇日朝廷分制使
命相繼宣諭諜閒往來彼寧不知恐其展轉生疑安知
凡百繕守殆將不止如日前所傳此亦事勢之所必至
毋足怪者臣反覆熟慮今日之計惟當審在我之虛實

以爲備禦必勝之策無或隨在彼之動靜以爲作輟無定之謀自古兩國相持未聞強弱持重者安輕動者危應兵常勝首事常沮秦漢之遠未暇悉論東晉事體大畧類今謝玄淝水之勝苻堅舉國之衆匹馬不能北返此應兵必勝之驗也褚裒殷浩投機太速勞師于外曾微寸功此首事多沮之鑒也本朝中興以後凡渝盟興師常先出于敵然敵首兵每衂而我應兵常得利烏珠號善用兵獨頼昌大敗以十萬勁騎不能支劉錡背城

之一戰金亮氣燄方張自謂可以叱咤渡江而海道采
石所向輒挫卒授首于廣陵此二役者彼以首兵而皆
敗今日侵犯之謀果先出於彼是以機授我堅師不動
以待之正不足畏矧寇之既衰萬萬不及烏珠金亮强
盛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利爲寇利禦寇今
當令彼常居爲寇之名而在我先定禦寇之計是遺彼
以不利而我擇其甚利圖全制勝莫切於此兵法曰善
戰者致人不善戰者致于人臣所謂持重則安致人者

也輕動則危致于人者也若北敵自貽伊戚警我邊陲是墮乎致于我之術矣以静制動以逸待勞豈不能收頻昌城下卻敵之效乎臣所慮者彼此疑障既開邊備未可輕撤要當力於自治堅忍持重勿爲無益之争以啓其侮勿爲易泄之機以激其變稍遲歲月使吾之戎政益修軍實愈裒儲蓄豐裕士馬騰奮則伸縮進退無不在我遲速操縱終可以得志矣中國舉措尤貴嚴密若朝得一報而爲之營營不寧夕得一奏而遽謂晏然

無事臣恐非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敵人得以窺測淺深也昔魯有疆事疆吏以告魯威公曰疆場之事謹守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魯豈忘疆事哉蓋内爲之備而外不示弱此有所主而彼不能動耳豈以天下之大而可無自立之規模乎臣有惓惓之愚夫事有先後謀有緩急譬人之一身腹心無疾而後外邪可攻今備邊之計誠不可緩而荆襄兩淮所在饑民未甚帖息尤所當急若艱食者衆萬一盜賊有警則寇

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才三兩人某人有某才堪辦某事
某人有某能可任某責並須明著實迹結罪保明仍限
三日具奏者臣伏覩通直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游九
言資才剛實不專意於文藝淳熈間知靜江府張栻嘗
露薦章於孝廟稱其臨事有斷留意軍伍間事今已三
十年更嘗既多其才益老近任江東撫幹贊畫帥閫區
處事務軍民至今思之但其人過於自許幾有亢訐之
累如朝廷棄瑕錄用置之幕府或邊鎮任使必能盡瘁

報國有所植立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錢文子器識弘毅不以科目自居頃繇幕僚改秩宰邑醴陵不甲其官刻意民事撫摩善良鋤治姦惡盜賊爲之屏息豪强望風斂戢縣計上供之外沛然有餘及試郡天台振厲風采治民馭軍寬猛得宜偶嘗處事少差未免矯枉之失如朝廷湔祓簡拔處以繁劇州郡或經理財賦必能彈壓斡旋不至乏事承議郎前通判慶元軍府黃宜世事精練吏道敏强嘗爲劇縣財計不擾而辦獄訟咸得

如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除吏部侍郎舉樓昉自代狀

准令節文侍從官受訖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者臣伏覩從事郎新差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籍場門樓昉粹學瓌文通材奥識亶推遠器宜服顯塗使居銓綜之司必有平允之譽循名責實臣所不如願改恩章以光賢舉今舉充自代

論聖學劄子

臣聞學者爲王者事自昔帝王莫不以學爲本然學有小大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此書生之學也究聖賢之用心明古今之大致識安危治亂之體察善惡消長之機斯爲帝王之大學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不自矜伐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博延儒英增置講讀紬繹經史從容賜坐一日再御情亡厭倦可謂知所本矣邇者側聞玉音宣諭今後晚講各須講解義理引古證今庶不爲文具若只讀過恐無益於事大哉王言臣有以見陛下識

未知所用力之地也董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臣伏願陛下講學之際更留聖心洛詢考問以盡臣下
之情反復研究以求理道之要磨礲漸漬日累月積踈
瀹其心源斟酌於義味自然德性成就知慮開明物來
而能名事至而能應以之用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
以之立政則蠹弊日銷績效日著何爲而不成何求而
不獲哉昔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選文學之士日

準尚書吏部牒備準尚書省劄子三月二日奉聖旨令
兩省侍從臺諫各於文武臣內舉堪充奉使二人限三
日聞奏臣伏覩儒林郎辟差充揚州江都縣丞彭法雖
出特科尚負壯志長於言論深識事機忠訓郎監潭州
南嶽廟輔廣生於將閥學有師承志切憂時言皆中理
令保舉堪充奉使之選
應詔舉耿羽王好生充通書金國元帥府人狀
準吏部牒開禧三年九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劄子九

除御史中丞舉倪思充自代狀

臣伏覩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倪思歷事三朝秉持一德親結知於聖主義不辱於權臣欲大正於紀綱宜首登於風憲顧回恩渙允叶師虞今舉充自代

論朝議大夫易祓朝請郎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朱質朝奉大夫林行可乞賜鐫斥

狀

臣恭惟陛下奮發英斷雷厲風行元惡巨姦一朝屏殪

兵民欣快中外聳聞宗社幸甚然以佗胄自强秉政日久中外之士被其汲引安於平進無所阿附者豈無其人勢亦難以盡責之若夫朋姦罔上長惡怙終爲天下所指目者豈可置而不論乎臣謹按朝議大夫易祓器識卑凡貪躁嗜進學舍優選歆艷士林使之稍加涵養自可馴致通顯繇館學而攝詞垣蓋鄉用矣一旦佗胄畀蘇師旦以節鉞猶有憚於物議祓乃懷章詣師旦之門極其褒美有文事武備無智名勇功之語傳者嗤罵

形於譏誚既而懷不自安求居諫職以鉗衆口士行已掃地矣遂愈無顧藉凡可以投合者靡所不爲侂胄竊弄威福怨嫉既多密圖兵柄以固其位鄧友龍倡用兵之議易祓和之更互表裏專務詭隨去年之春侂胄意雖已決然未卜人心之從違祓乃獻說張大賊中之事使廷臣條具易祓首言敵國有必敗之勢中國有必勝之理又白敵國如外强中乾之人僅延喘息易祓號爲儒生豈無見於利害之實徒以意在逢迎不復體國侂

胄每對客鄙笑之主持用兵本欲附會侂胄以苟富貴

至誕謾之不可揜則雖侂胄亦厭惡之矣未幾而果逐

去易祓知其權要而不恤國計兵釁一動貽禍生靈祓

偃然家居坐享祠廩其心亦自安乎朝請郎太常少卿

兼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朱質趣操回邪心術傾險策名

高第榮進素定初任回改秩即授學官具有舊比質既

欲速乃於任未滿之前力求特薦有審察之命已不安

分義矣入朝甫閱四載以著廷權郎朝廷待遇不薄不

自愛重日事奔競至投拜李士謹以結蘇師旦或謁不得入則伺候終日趦趄受命閽人館閣之彥當如是乎師旦雖揄揚於侂胄而未有以中其意也去歲正旦北使來廷偶閤門詔相差誤致北使舉止周章失禮也質知侂胄意在尋釁遽上章乞斬北使師旦言於侂胄謂質天下之奇材且訐廷臣不知出此質由是進見無阻竟得諫官遂與易祓更相附和形於章奏無非迎合如曰方今指義旗以行天討吊遺黎而復舊疆來

測兩宰劇邑猶有能稱而大體不正貪榮嗜利背君忘親其人之賢否可見矣陳自強冒居政地即引爲六察以爲已助二年之間躐處臺端凡所論奏無非奉行權臣風指暨以憂去書問交通殆無虛月每遇侂胄生日餽獻之禮不違時刻侂胄亦拳拳於行可率朝至暮報常許還以舊物夫居喪而通問於人在禮必有甚不得已者而行可念弗及此一意趨媚事親不孝其能移忠於君乎去夏六月蘇師旦敗行可未及知致書師旦囑

浦城宰陳至和轉達書題稱爲恩府節使相公至和急
封還之已爲一士夫所見相與傳笑行可身爲臺諫顧
稱奴隷爲恩府其苟賤亡恥抑可知矣其居鄉也嘗以
舊臺諫自處縱容親黨陵轢州縣福州因買銀事有親
戚占恡富室無禮縣官邑宰林洽稍加懲治行可大怒
師憲爲之斷遣數人猶未快意必欲作草大臣上疏論
奏以欺脅愚民揺撼邑宰幾至不免夫臺諫朝廷紀綱
之任豈可行洿賤鄉曲之間乎服闋被名處以奉常清

選怏怏不樂謟佞百出一日見執政忽言平章可謂與
天同心衆人以爲當用兵則從而用兵衆人以為當議和
亦從而議和夫兵陛下之兵也豈衆人所得可否而侂
冑所得專決與天同心之語豈所施於臣下乎侂冑之
擅開兵端不特士大夫知之閭閻小民亦知之不特中
國知之敵人亦莫不知之方丘宻之遣小使也書詞未
嘗不爲之歸過於鄧友龍皇甫斌輩而北帥貽書直謂
侂冑既爲太師平章軍國使無意於用兵則師旦輩豈

敢專擅由是言之則首謀姦臣其爲侂胄明矣夫遠而敵國亦知兵端起於侂胄而行可獨不知之不過巧爲謟辭爲侂胄文過而已欺君負國孰甚於斯卒自奉常晉長諫省又見衆議籍籍國事至此咎將誰歸推所從來將不利於自强侂胄必去異議者然後可安遂有一網打盡之謀夫侂胄專擅日久自强依阿取容人畏凶焰莫敢指言蒙蔽之禍將不勝救而行可又欲盡逐異議是將使陛下左右皆侂胄自强之人而後已此其意

員上殿之法紹聖之初尋即改正所以示優禮而去疑
貳也今復罷此指揮其何故哉監司當一路之寄兵鈐
受方面之託以人主之好惡達於遠方不使一對清光
何由面稟聖訓况先朝之法行之已久別無大害不必
輕改臣今欲乞六曹尚書許獨員上殿及文臣帶一路
兵鈐及監司職任者朝辭日並須上殿皆依舊施行取
進止

乞御史臺及兩省臺諫官挑班上殿劄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二

宋　衛涇　撰

奏議

繳進御筆劄子

臣等竊上奏事聞恭奉玉音皇太子參决事朕有此意甚久昨日趙彥逾經筵求去奏及此此事斷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穩當欲待批出臣等仰見陛下聖明獨斷爲宗社大計不繇臣下奏請不勝慶

逐於侍膳問安初無相妨臣所慮者恐外人不知妄有傳
播撰造語言陛下聖明必能洞照臣彖祖等惟朝殿奏
事得侍清光退後凡有事件多是繳入非時無緣可得
通達內外之意所以向來韓侂胄因此得以竊弄威福
稔成姦惡幾危國家今得皇太子會議臣等奏事既退
或陛下有所宣諭或臣等有敷陳未盡之意皇太子於
侍膳問安之際皆可以從容奏禀內外不至扞格不通
且更不容外間别有人出入禁闥干預朝政豈非宗社

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以下就資善堂會議此國朝
會議所緣始也又續會要政和五年二月十日立皇太
子宮三月七日出閣過府（時皇太子未稱宮）就資善堂聽讀又
中興會要紹興五年五月八日詔擇日降制除防禦使
伯琮（孝宗舊諱）爲節度使封國公就資善堂聽講先是宰臣
趙鼎得旨於宮門外造書院屋一區欲伯琮就學有司
以圖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
只以書院便爲資善院俟除授訖命儒臣爲直講翊善

悉知資善故事以前項典故言之則講堂資善初無異所講讀會議悉在其間今來皇太子既已過宫開講已降指揮令臣等並兼東宫官日赴資善堂會議實與前項典故一同伏覩昨日降出皇太子奏劄仰見皇太子隆謙盛德加禮宫僚而臣等稽之舊章揆之私義有不容自已者皇太子地尊儲極國本至重既居新宫不應特以會議之故再臨舊所講學之地既未合典禮亦非所以示觀瞻況臣等備數宫僚許陪侍講學因而會議

於勢便順若俯狥冲請以尊就甲誠非所安臣等不敢
奉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並依典故施行實爲允當取
進止　五月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宰執既兼東宮官令就講堂會議

乞蠲放總制無額窠名錢奏狀

臣近者不避訶譴輒具申奏乞將潭州十二縣拖欠嘉
定四年已前總制等無額窠名錢米昨來已行倚閣見
今無可拘催者乞與盡數蠲放以寬諸縣以惠疲民尋
蒙朝廷從糧料院指定止將嘉定三年已前未解錢米

許照大禮赦文蠲放所有四年零欠只令斟酌接濟圓
融補解臣自合仰認德義不宜復有控呈竊緣潭州諸
邑自冦盜蹂擾之後兵革供應之餘閭閻蓋藏非復疇
昔州縣事力委是窮困前守臣曹彦約見得此錢難催
遂以便宜倚閣散榜民間不許催理倚閣之後今已兩
年總所必欲舉催諸邑何所從得前後失據公私徒擾
所謂斟酌圓融不過移新掩舊舊數必令帶補則新欠
將復如前徒掛簿書無益調度兼創殘累歲僅得一稔

疲民方幸少蘇前政倚閣之錢今日再行舉催儻或有
補公家任怨有所不避實緣民力凋敝無處催理徒爲
失信使貪吏並緣刻削豈不上負朝廷勞來安集之意
況臣前所申述本州總制元額内一項南嶽施利錢一
歲約二千餘貫已蒙朝廷撥入本廟又一項常平抵當
庫息錢一歲約三千五百餘貫已承提舉司取回兩項
尚占歲額無可趂辦總所既不爲蠲除有司亦不爲指
定徒令鑿空貼補其爲民害尤無窮也朝廷但照大禮

没有易名俾垂不朽至於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亦特命謚其謚德丘園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著爲定令以詔來世如邵康節之在元祐徐節孝之在政和是也二臣官不過學校幕屬爾而特得賜謚者以其學術重于時孝行推于鄉名位雖卑道尊德貴高視品秩所以崇儒學奬操行厲風俗也臣竊見故承事郎右文殿修撰張栻魏國忠獻公浚之子家本廣漢隨父出蜀因居潭州師事南嶽胡氏盡傳伊洛之秘遂以其道鳴

於西南著書立言開廸後進四方士子皆宗師之其學
雖本于仁義誠敬而造理精微遇事明徹更歴內外治
民訓兵理財聽訟所至有績可紀超出諸儒之右隆興
初始以軍事入奏首勸孝宗皇帝以明義復讎正名絶
寇孝宗異其言而君臣之契合凡奏對開陳忠義憤激
未嘗不以讎恥未雪不共戴天爲憂此宜其鋭意用兵
輕舉躁動而時宰有以恢復爲已任者謂寇衰弱可圖
廼遣泛使欲開兵隙栻又獨爲上言兵弱財匱官吏誕

謾未有必勝之形而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不
在決機兩陣之日又引諸葛亮景延廣爲喻在辨名實
之分無令小人投隙以售其姦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
所未聞及詔以知閤門事張說僉書樞密院事栻爲講
官初無言青夜入手疏極言不可且詣宰相質之宰相
慚憤不堪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使宰相諭旨栻復
再奏上意感悟命已終寢宰相實陰附說出知袁州申
說前命言雖不盡用說竟以罪謫使閑禧丙寅權姦擅

朝安起邊釁之時有如栻者鑒機識變守正不阿沮其萌芽則朝廷必不有過舉矣緬懷忠賢百世可師孝宗皇帝重其儒學因以引爲勸講擢賛宰司讒者忌嫉寵眷不衰連帥二藩有意名用而栻不幸歿于盛年位不克究然而學者至今尊其道德相與私號爲南軒先生官未及謚其家既不敢自有請門人弟子又無通顯於朝者爲之請士論湮鬱三十餘年暨臣到任列詞陳乞臣今將去郡若又隱嘿不爲一言則是上無以昭聖朝

一路所恃官軍惟飛虎軍與親兵忠義粗爲可用昨因
調發累歴戰陣間有死損逃亡逐旋招刺多是新人當
此事定之時正須修明軍政閲習武藝俾各精熟庶幾
可備緩急惟是兩軍主將久闕正官誠爲非便今於本
路見任滿替曾經試用稍有勞効將佐官内選擇二員
皆是資序相當别無超越合行奏辟下項保明詣實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李義陞充飛虎軍統領衮任充親
兵忠義統領補見闕管幹就乞給降付身發下本司給

臣等誤蒙聖恩付以一道耳目之寄凡所部官吏之庸
濁苛刻者不敢避怨具以實聞悉蒙朝廷施行不勝遠
民之幸至於良二千石治行表表衆所共睹者若知剌而
不知舉何以勸功竊見朝請郎權知全州軍州事徐筠
學古好修謹身率下不事表暴力行撫摩刑役清平田
里安帖餘事著書有補後學又能崇教化以厚風俗築
城壁以固籓籬其它善政不一而足朝請大夫權發遣
道州軍州事朱著持身潔廉蓄學醇正居家孝友賦政

臣等竊惟承流宣化其責在守令揚清激濁其責在長
吏監司臣等誤膺委寄既以一路郡守之有治行者冒
昧奏聞若及守而不及令何以為字民者之勸竊見奉
議郎知潭州長沙縣薛洽持身清潔涖事醇明謹儉自
持不事形跡每月催科僅足則止能藏富於田里不窮
民以自豐考之近時可為廉吏通直郎知潭州安化縣
趙崇模胄出相門學有家法明練而不好察公廉而務
近民安化民獠錯居崇模以豈弟行之無不馴服用之

它日當爲遠器宣教郎知潭州醴陵縣羅瀛爲學醇正臨事寛明能於催科之中不廢撫字之政終日孜孜主於愛人考之行事允有賢業通直郎知潭州湘鄉縣趙伯駿恬靜有守廉介無華剖決得宜不事苛察湘鄉邑大事叢伯駿從容治之若有餘地參之輿論委有能稱宣教郎知道州營道縣蔡師仲性資融明器度開爽達於政術每事練詳而又持身廉勤御下有方若試之事任實爲通材從事郎知衡州耒陽縣趙彦餙奮由屬籍

故施於邑政藹有循良豈弟之風險俗頑民安其政教
善怙惡懼百里維懷是三人者分處郡邑皆能爲陛下
牧養小民培植國本況崇度乃故相忠定公汝愚之子
陛下念其父之忠勲諸子多蒙録用豈待臣等以爲輊
輕特以職守所在不敢蔽賢如彦祉如簡則沈淪下僚
無蚍蜉蟻子之援若不論薦何由自達伏望聖慈特賜
擢用則三人者必能有所植立仰益明時後或不如所
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忠頓挫當益增其所未能廢棄之久實爲可惜臣一向
退間少與兵將官交接敢以所知上塵明詔伏望聖慈
棄過匿瑕特賜甄録以備邊場之儲亦激勵將才之一
術也臣今舉封彥明係嘉定六年第一員之數後不如
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奏舉布衣胡大壯乞賜褒録狀

撿準嘉定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近降指揮臣寮上言節
文方今收用人才非止一塗然山林畎畝之間懷德抱

道不求聞達者豈無其人願俾監司守臣博加採訪具以名聞無爲文具朝廷審察其實以禮招致從而尊顯之庶幾上有得賢之實下無遺材之嘆三省同奉聖旨依臣聞君以求賢致化臣以選賢報國古之道也恭惟陛下聖化日新上法乎祖宗崇儒重道博選賢俊之意比者明詔有司加惠遺逸責之搜訪俾以名聞且欲考察其實以禮招致而尊顯之雖堯舜之用心大禹之勤求不是過也臣濫分符閫遠在湖湘欽承德音夙夜惟

謹廣求精選幸得其一詎敢忘報國之誼干蔽賢之典而不以上達哉臣伏見潭州衡山縣布衣胡大壯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安國之孫右承務郎宏之子也抗志高遠制行介潔自其少時已著孝友之稱既長受其祖安國之學於父宏研究經術博通墳典其持論以明義利爲本其立已以尚誠實爲要冠歲學成即不事科舉隱居衡嶽之下躬耕自給讀書自娛爵祿外慕不以嬰其心深藏固匿足跡未嘗至城市州縣官必禮於其

降睿旨下之三省斟酌典故將大壯量才褒録或俾之一命而授以在外學官之職或錫之綸誥而假以處士之名庶幾山林巖穴之棄材悉爲時用可以仰副陛下求賢致化之意矣臣不勝惓惓

奏舉黄學行劉用行李劉乞賜甄擢狀

臣聞事君以仁者臣道之大端薦人於天子者諸侯之職分臣通班秘殿分閫遐藩圖報國恩所當薦士知賢不舉臣竊恥之臣竊見從事郎全州州學教授黄學行

識度高華學業醇茂蚤優舍選復占儒科分教清湘留
意樂育鄰境士類從之如歸餘日著書進而未已守臣
曾松徐筠嘗薦其政績文學近者提刑樂章提舉林行
知亦薦其文行俱高臣參酌公言允有實跡從政郎永
州零陵縣令劉用行器資沉靜趣向端方決科效官尤
精吏事初任真州揚子縣尉克舉其職備著公勤制帥
黃度守臣潘友聞皆嘗露章薦其材美今爲零陵令勞
心撫字已著善聲稽之輿論允謂通材廸功郎潭州寧

鄉縣主簿李劉學問深粹器識醇明更化之初於貢闈對策論事剴切知舉樓鑰等得其文以爲洋洋晁董公孫之對可為清朝得人之賀既而從臣魯暎何異黃疇若又以其學問淵源文詞秀發可配古作薦之於朝今爲寧鄉簿領臣每試之以事見其剖決詳明議論平正表裏無瑕足爲遠器已上三人資歷雖淺文學俱優在臣部內考察頗審況前後各有論薦欲望聖慈特賜甄擢以爲館學臺閣之儲設它日不如所舉臣敢辭謬舉

之罰

應詔舉李燔陳元勲鄭準充所知狀

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吏部符承嘉定六年正月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臣寮劄子奏節文乞明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在內侍從臺諫兩省官在外帥守監司立以期限不拘資格不拘統屬各許於文臣常調之中舉實才之士二三人其有言行可稱事功可述並條列聞奏以其所薦籍之中書精加審覈次第選掄儻或欺誑必

宜帥臣曹彥約嘗以功狀聞於朝廷今已書滿以其才力使任劇煩優有餘裕承直郎差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鄭準性資邁爽學術淹該策名儒科通練世故陸沉州縣未究所蘊若蒙選擇必有以自見於時臣誤蒙聖恩俾分閫寄自揆疎拙無以補報祇承明詔許之薦舉敢以所知者三人冒昧以聞如燔之學行實堪臺閣之選若元勲若準俱可備中外職任將來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倅助學勤身率下豈弟之政田里安之識者謂其材堪
臺閣不當淹滯遠外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張履信賦
資清謹臨事强濟昨宰巖邑已著能聲帥守監司屢嘗
論薦通判本州過滿三考凡事任責未始辭難起發經
總制錢數目浩瀚稱提新會協贊爲多其他闗决舉無
淹滯持身廉潔始終如一試以内外繁劇之任必有可
觀朝奉郎前通判衡州軍州事廖視器質端方克守家
法嘗任理掾以直去官兩爲劇縣治狀稱最衡陽二郡

縣令黃龜昂材諝疏通器能肅給三仕於桂陽民懷其
惠今爲桂東縣令乃昔峒寇所巢龜昂雖務懷柔亦不
姑息革暴而良漸有端倪還定安集龜昂有力焉從政
郎道州江華縣令莫价志氣好修文采亦富見於議論
每事正平江華之在舂陵號爲難治价力行撫字之政
不忍鄙夷其民學道愛人价有志焉已上四人在臣部
内具有實迹可采欲望聖慈特賜褒擢以厲其餘庶見
九重不忘遠之意

甚多近日滿替咸惜其去而臣又誤叨改畀之命若不
再以億之人材政績洊膺天聰則實有蔽賢之罪其何
以勸來者欲望聖慈察臣斯舉出於公論特降睿旨試
以內外陞擢之職俾盡所長庶幾明時無失士之嗟在
下無陸沉之嘆扶持世道豈曰小補伏候勅旨
奏舉蕭遵施槁姜注謝孫復謝興甫郝夢祥乞
加録用狀
臣蒙恩分閫自揆罔功惟念薦賢可以報上今有當官

可紀居鄉有譽察議已熟詎敢壅蔽弗以名聞臣伏見
朝請大夫充荆湖南路安撫司參議官蕭遵材識優長
政事勤恪克守家學蔚有文名前宰臣侍從皆舉充著
述之選嘗以倅得郡而有恬退之心兩爲湖南帥幕深
知利便軍民相安人誦其德朝請郎通判潭州軍州事
施槁器度恢閎材識明達留意宦業備著勞能嘗爲淮
東倉屬荒政賴其經理爲邵陽倅善拊蠻猺再貳長沙
闔決平允不事苛擾闔郡稱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

事姜汪稟資溫粹持心正平濟美故家飾以儒雅其試
邑贊幕俱有聲稱當路文章至於再四令倅是邦稱提
錢會公私流通人蒙其惠承議郎充荆湖南路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謝孫復天資廉謹識見疏通出自名門
精於吏事昨任建寧庾屬能區畫茶利及牢浦城能字
民發姦今贊機幕曉暢軍務措畫犒賞裨助爲多從事
郎全州州學教授謝興甫文行華美氣質粹和謹重好
修學術甚正爲殿試第五名十年不調今始分教清湘

到官以來嚴於教養士子賴其作成從事郎新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郄夢祥學識該通詞章炳蔚
議論守正孝友可稱奮由甲科不自矜耀嘗分教郴陽
兼攝倅職隄防盜賊動中事機今待遠次鄉黨稱其材
業此六人者皆當官可紀居鄉有譽前後帥守監司屢
有薦舉材之有用於此可見欲望聖慈隨其所長特加
録用它日必能展效不負選掄

奏舉趙綸趙彥揩祝夢良乞特與甄擢狀

臣竊謂國之根本在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令得其人政無不舉知而不舉何以勸功伏見通直郎知潭州益陽縣事趙綸相門濟美具有典刑天資粹和學識明邃近方更選試邑益陽綸到官之日寛以牧良善嚴以御彊梗民訟以時剖決曲直各得其當催科先出信由並無重疊追擾一邑之政整然可觀從事郎知潭州善化縣事趙彦揞屬籍老成儒科自奮持心寛厚律己廉平善化爲潭州附庸爰自前官縱弛之後繼以貪吏衆斂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